



但疼你 怯步

Love you
but do not

利百迦
著

LIBAIJIA
WORKS

红袖第四届华语言情小说大赛最具潜力作品

【豪门贵族 优质高干】情感秘笈 | 神童 私生子 爱恨情仇
带你走进豪门婚姻的 再现梦幻情缘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她平静，不论生活顺利抑或曲折。她漠然，不论婚姻虚伪抑或真实。

但疼 怯步你



利百迦
著
LIBAJIA
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疼你, 但怯步/利百迦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

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143 - 1113 - 6

I. ①疼… II. ①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83390 号

作 者: 利百迦

责任编辑: 杨学庆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 - 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电子邮箱: www.xdcbs.com

印 刷: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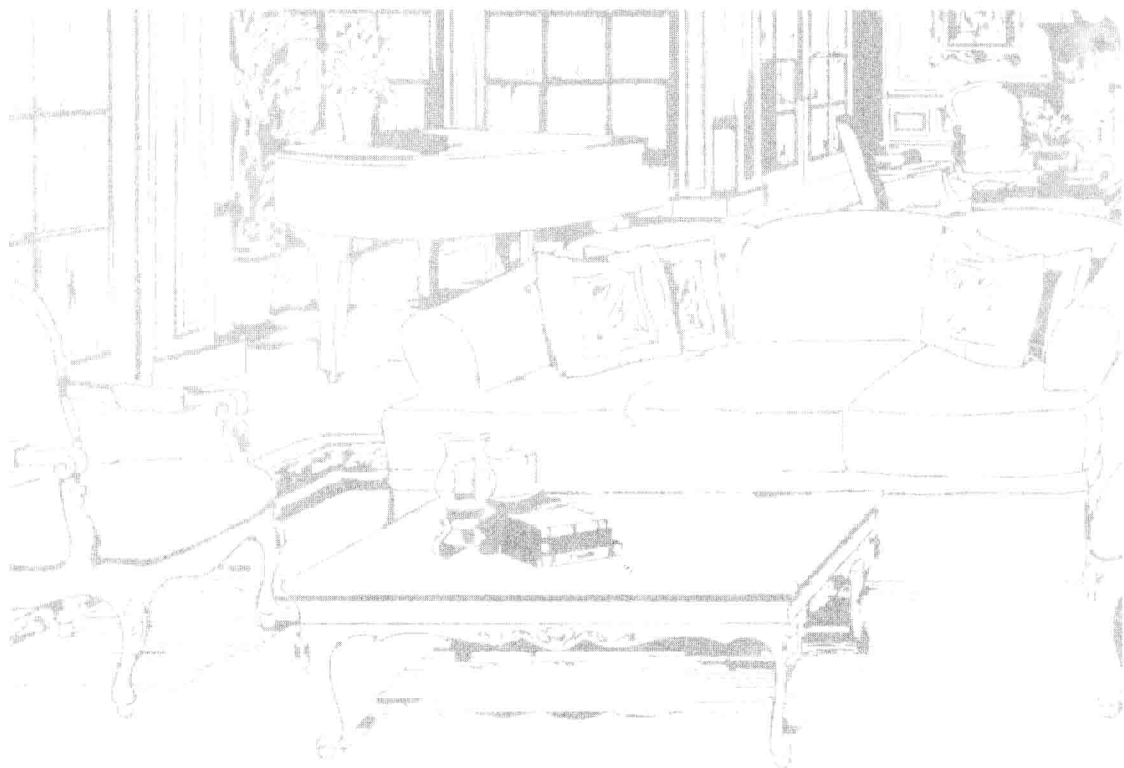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43 - 1113 - 6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【Chapter01】	1
【Chapter02】	16
【Chapter03】	40
【Chapter04】	58
【Chapter05】	79
【Chapter06】	104
【Chapter07】	122
【Chapter08】	149
【Chapter09】	186
【Chapter10】	231
【Chapter11】	249

目 录

C ♥ N T E N T S



Chapter 01



但疼
怯步
你



【1】

水心心醒来，鼻尖飘忽着淡淡的切维浓男士香水味，床头橘色光源一夜未熄。她记得，她上床前关掉了这盏橘黄的灯。它在夜里散发着轻裘的幽光，照着她艳丽的床榻，她不安，关了。俞羲丛随即打开，这个陌生的男人，经过片刻亲吻安抚后，轻车熟路便要了她……不愿继续想下去，她抚额起身，移动间才发现下体有多疼。挪进盥洗室打开花洒，一缕鲜血瞬间缘腿蜿蜒而下，她一惊！此刻方才为自己惋惜——过去了，那懵懂青涩的处子之身！

成家了，昨夜，是新婚之夜！想到此，她竟是低头一叹。

从浴室出来床上已经无人。她裸足向露台移去，凭窗而立，绿披如流的阔院涌入眼帘。这是一片纯中式院宇，俞羲丛赋予它一个蒙眬的名字——“谁院”。院中游廊回绕、亭榭连绵，近处有园丁女人坐于蔷薇架下捣花籽，远处竹林边亦有三五人影梭梭劳作。谁院之大，用眼睛看不到边角，只看到漫长林荫与稀薄晨雾，仿佛误入一座庞大的旧时庄园，大到需要骑马穿越。

她黯然垂下眼睑，半个月前她认识了俞羲丛，与之相见一面后，便是令她猝不及防的议婚，弟弟俊佑气愤地说那是抢婚不是议婚，不论怎样，她在半月后的今天已为人妇……

空幽的钟声在廊外响起，阻断了思绪，她缓缓转身。一袭雪白晨衣的俞羲丛已经看完《早间财经报》，见她出来，折起报纸微笑问好。

早餐已经安排妥当，用餐前俞羲丛打电话给助理沃原，吩咐今日去水家行礼之事。彬彬有礼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沃原很快出现在院荫下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两辆高大黑车，车牌分别是116、117。

为了方便与妻子谈话，出发时俞羲丛没用司机，而是亲自驾117开拔，116紧随其后。

春日清晨，两辆车子逶迤向大路行进，俞羲丛无意间从后视镜扫到一辆红色女式跑车。他顿时皱眉，拿起手机给助理沃原拨出去，简略地说了句什么，语意含糊，或是只有他和助理二人才能听懂。坐在116车上的沃原也已发现后面的跑

车。他马上拨电话，一边盯着后视镜一边道：“宝蓝小姐，这样不妥，请你马上绕道行驶。俞董预计下周飞赴费城，请宝蓝小姐先行一步，有什么话到了费城再说！”

对方说了句什么，似是不能通融，沃原继续好言宽劝。此时117车上的俞羲丛已经不再留意后面的情况，只是温和地向妻子道：“心心，我近日需要去费城。”

“喂，你忙！”水心心拐不过客气的弯儿。

其实他们应该去度蜜月，但俞羲丛一时不方便。他说：“我让沃原安排了你去加州，但我不行！”他抱歉地笑道，“太忙了！”

水不介意，“加州不必了。我去河内一趟！”

俞羲丛早有预料，还是笑了，抬眉道：“越南？满街摩托、高温天气，还有，战争残存的地雷？”

水勉强莞尔，没有言声。

俞羲丛缓慢地点着头，“哦——对，你在研究它的特殊文化！”婚前水心心说她频繁赴越是在研究越南文化，他自然知道这是谎言，故此时完全属谐谑。

“好，去吧。你暂时还有自由，等时间长的人人都知道你是俞太太，就不自由了，到时候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外出。”

水心心被“俞太太”三字扎了一下，正欲说话，忽然，一辆火红的跑车嗖的超车而去，几乎是擦着117的车身狂飙而去。

她蓦然一惊，“怎么回事？这样开车太危险了……”

俞羲丛一沉，转脸看时，他脸上明显隐忍着什么。他一手开车，一手拿起手机噌噌地拨出沃原电话，紧皱眉等待接通。猛然意识到水在注视，他缓缓松开眉，从容搁下手机，继续开车，不经意地出声：“确实危险！”

这小小一惊，扰了谈话的兴致。俞羲丛勉强道：“大院儿该是人很多吧？我倒有些怯场！”水心心父母家所在的整个高干聚居院落，当地人称“大院儿”。

水竟为这句话略窘，因她料到今日回门会冷场。果不其然，二人到了水家很是尴尬了一会儿。她的大姐二姐有事没来，三姐淼淼在国外，一直反对这门婚事的弟弟俊佑不大热情，竟是连个闹喜的孩童也没有，尽管父母极力弥合，气氛还是异样的。

水颇感歉然，她倒没什么，对这个家早已习惯，可俞羲丛毕竟是新婚一日的新郎，失礼得很！

家中姊妹多，她从小养在爷爷家，和弟弟俊佑的感情好一些，其他姊妹略生

分，二十一载，她在父母家不曾住过半年。这些事她不会跟俞羲丛提，在她心里感觉仿佛这不大体面。

气氛不太好，傍晚俞羲丛早早便提出回“谁院”。知道妻子心内郁结，他一路故作轻松，仿佛并未介怀今日所受冷遇，依旧笑脸盈盈地与妻子絮絮闲谈。水心心念其雅量，言语也比来时放得开，二人竟忽然间融洽，仿佛娘家的冷场把两人的心绪拉近了，晨间时的生疏渐渐消隐。

暮色从容降落，俞羲丛再次说起做了俞太太今后行动便不甚自由的话。水道：“我却是天马行空惯了！”

“那不行！”俞羲丛委婉笑谈，问水是否听过几年前京城中的一桩知名绑架案。他刚说出案件时间，水便说知道。

“嗯？”俞羲丛为她的反应之快诧异。

水报之一笑，目光落在方向盘上那修长的无名指间——简约的男士铂金婚戒在暮色中泛着幽幽的微光。她自言自语地道：“隐约记得有过这样一条新闻。”

驾车的俞羲丛望着前方烟然暮色，浅笑道：“被绑架的人是谁？”

这个水倒不记得，但据说赎金开到当年张子强给李嘉诚之子李泽钜开出的价码，被绑架人的身份必定显要，具体是何人却不清楚。

俞羲丛转过脸看她，此时暮色重了，他的眼很深，“我！”

水吸一口气，惊讶，“是你？！”

俞转回脸去，眼望前方，“我们的生活虽然有条件讲究质量，奢华一些没关系，但多加防范是必须的！”他娓娓解释说此言并非危言耸听，实是常有形迹诡异之人若即若离地出没于周遭，叫人不由多虑。

水点头称是，面部虽沉着泰然，然究竟有些惊忡失神。回转神时车子已经停下，周遭景致有些陌生，下车后方才知道，俞羲丛是要带她从谁院后门进去。

向隐在暮色中的后门遥遥望去，还很远，通往后门的是一条羊肠小道，弯弯曲曲隐在草丛中。

司机把车开走，俞驻足，向水伸出一只手。

水一顿，看了看那手，脸微红。前后认识才半月，虽已成为夫妻，但如此郑重牵手还属首次。

她迟疑地将右手轻轻放上去，肌肤相触的刹那，俞羲丛蓦然觉得掌心落了一朵轻软的棉絮，心中一热，便轻轻握住。

暮春的傍晚，天光微暗，晚虫啾啾，潮湿的泥香渗入肺腑。他们牵手走在鹅卵石羊肠小道上，沾着露水的长草由路畔伸到人的腿上来，有些触痒。水不由别

腿，不想把脚别到了俞羲丛的鞋上。俞羲丛呵呵一笑，“没关系，心心连脚都是软的！”

语调之温柔，倒是叫水不由得一震。

俞羲丛素以公司要务为先，仅新婚七日便告别起身，飞去了费城。他走后，水心心即打点行装赴越南，临行前且去跟父母道别一声。

到了父母家，弟弟俊佑正与女友丹沁在客厅喝茶，见心心进门，二人放下茶盏迎上来。丹沁是外语院校校花，洋派，人活泼，素喜亲近心心。心心现在成了公众人物俞羲丛的太太，自然更为惹眼。俞羲丛对外院女生的钟爱是出了名的，尤其法语系，本届上届上上届跟俞羲丛有传闻的女生全是院花系花。据说俞羲丛为学院捐建的那座新图书馆大楼，就是缘于他对外院的桃花情，学生们称那座楼叫妹花楼呢。当然俞羲丛为外院的投資可不单单是一座楼，托他的福，到国外留学置业的女生多了去了。

水心心有她这位外语学院的俊佑弟弟，不会没听过这些传闻，可现在见着，她倒是超然得很，看不出丁点儿戚戚然的怨妇状。不过也看不出刚刚大婚的兴奋与艳丽，衣袂不见鲜色，穿戴简约如常，仅仅是纤指上多了一枚钻戒。还是未嫁时的素面朝天，还是未嫁时的处子之态。

二人执手坐在沙发上聊天，丹沁眼目灼灼道：“结婚才几天就独来独往，你家先生不称职啊。”

“他忙！”心心微笑擎茶，一派体静神闲。

“哎，我说心心！”旁边的俊佑大大咧咧说话了，“能不能劝劝你那老男人，叫他稳重点儿，来咱家用得着带那么多车吗？”俊佑满脸的看不惯。

“啥叫老男人呢？你得叫人家姐——夫，四姐夫！”丹沁拉着长声揶揄。

这对恋人说话从来就这个调儿，心心不计较，只捏一把丹沁的脸蛋儿，笑道：“这是在怪我不喊你弟妹呢！提醒我呢！”

俊佑仍在一边数落着：“之前两辆就不说了，现在又成了三辆！车牌整得像是同花顺，116、117、118！码院子里跟坦克似的，臭显摆！”

水不闻不语，其实是无言以对！俞羲丛在场面上也还算谦和知礼，不至于里里外外的不自重，将就着过吧，生米已熟，闲话无益！

包包里的手机响了，她给丹沁点了点头，接通电话。

“我到了！”俞的声音，音量不高却把她怔了一跳。他的声音里淌着说不清的深意，仿佛旧电影里款款深情的男主角，欲诉衷肠却又极力克制。

这声音让水恍惚了一下，她迟疑地噤了一声。

“去越南要多加小心！”这一声愈发体贴胶着，仿佛分别一日已相思成灾。

水钝钝地说：“好。”

俞沉默了一时，越洋电话的信号音吱吱啦啦鸣响，他忽然深情殷殷地说：“我尽早回去！”

水怔住了，他的声音太像热恋中的难舍难分，在二人还如此陌生的时候，这缠绵之音全然像梦。

水默默挂机，余音仍在耳畔萦绕，余音袅袅。

【2】

翌日，水登机赴越，一个人去度蜜月。

在内排机场下了飞机，刚刚打开手机，沃原的电话就进来了。其实开机只是她的习惯，并不是要接打电话，往常到越南她完全不必办理国际长途，她已经习惯无人找她的生活。

此时看着手机屏幕上沃原的号码倒也不诧异，也想起俞羲丛临走时的叮嘱：手机必须随时随地保持开通。

她笑了，婚姻啊婚姻！就是让一个孤独的人有了一个模糊的伙伴。

沃原按照俞羲丛的意思为她预订了宾馆，她照沃原电话所讲的地址寻过去，是河内为数不多的一家五星级宾馆，订的是总统房。她对现在的生活质量不惊奇，所有奢华都已在婚后显现，她波澜无尘。婚前大姐二姐谈论过媒体描述中的俞羲丛：海外名校生物学博士，某某人的曾孙，某某的亲孙，祖上甚至追溯到了清朝名士，年龄虽然稍大些，但有飞机有船没太太。两位姐姐说这些话时凝视着她的眼，以为她会兴奋激动，但她只是浅浅抿唇。她们不了解她的，没有人了解她！

简单洗漱后，她背起背包向庄进街赶去，心情如每一次赶往那里一样，胸中窝着一个脆弱的嗓子在哀哀哽咽，目的地叫她心紧。她坐在轰隆隆的倒骑人力车上双目痴迷，这里比每次来都陌生，上次来，其实也是不久前，三个月前。那时

她还是个二十一岁的女孩，此次她成了“女人”。

想到这，她微微低头，自己都觉得自己陌生了。她的身体发生了显著变化，她总觉得俞羲丛钻进她的身体里，无时无刻地跟着她，又不真正靠近她，不远不近、蒙蒙眈眈。

当然，成为女人有成为女人的好处。有家了，她用这句略显牵强的话宽解自己。

到了庄进街，她如往常一样梦游般地走，走。

巴茶瓷、木偶、烟草，商品琳琅满目，可这都不是她要看的。她的眼睛完全在人们的脸上，寻找那张不太确定的面孔，我来了，我来救你了。

每一张暗黄的脸都叫她心脏停滞一刻。

她一直游走到街店全部打烊，却毫无收获，再一次失望了！

傍晚向宾馆返回时她浑身疲软，不，是心疲软，她抱膝坐在人力车上默默垂泪。这么多年，她苦苦寻找，一次次奔波，却一丝光线都看不到。夜里浅浅一觉，天蒙蒙亮就再次往庄进街赶。她自己也想过这不是办法，可这不是办法的办法却是唯一的办法！中午的时候，俞羲丛给她打来电话问候，简单聊了几句，听得出他心情愉快，末了还来了一句轻松话。他说：“不要给我带礼物，尤其是帽子！”

水笑了，帽子是他二人之间的一句暗语，在此不提。

她抚额沉思，想这个大老板暂时还没有把她当摆设，闲置一边不闻不问！

挂了电话继续漫游在庄进街，然而从三天后开始，她对庄进街的执著就被分心了——沃原N次打电话来问她几时回国。她对沃原的频繁呼叫颇感不解，后来沃原说俞董要回国了，口气有些直话直说的意思。她这才了悟，原来是催她回家。她不禁诧异：俞羲丛天天都有电话来问候的，怎么催自己回家却要助理来张口？

不过很快就释然了，谱大也好傲慢也罢，有心催着回家便是好意。除了爷爷，没有人惦记她。

回国后，飞机刚刚落地，斯文整洁的沃原便迎了上来，水不由喟叹：这就是婚姻带来的变化，不仅过去稀少使用的手机日日有人呼叫了，连搭机回来都有接机人了，她一贯冷清的生活仿佛就这么要热闹起来了。

从机场回到谁院，夜幕已经微沉，她从警卫室走到家门口，引起连片的狗吠声。俞羲丛爱狗，院子里养了许多狗，各国各品种的，大多是体格健硕的那一种。人没有专职厨子，狗却有，偶尔得闲，他自己也会给他的一大群爱犬刷毛喂

食，是比人还要金贵些的。

水走到房间门口，手去推门时，门却自己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形立在灯光下。

是俞，身后的追光像投影一般洒在他肩上，筛了满肩的碎金。

“进，”他微笑，伸手牵她，“搭机累吧？”

他双目灼热，叫水有点不敢对视。刚刚在路上她还想：分开几日再见面俩人会生分，这时瞥见他的眼睛居然觉得不至于。

进了屋，俞在她背上拍拍，“歇一歇，我去看菜！”

“阿姨呢？”她问。

“辞了。咱们不要厨子，自己动手！这样才有家的气氛！”

水没问辞退缘由，只含笑点了点头，“好，我去洗洗。”

“先把买给我的礼物拿出来！”俞一面去餐厅一面说。

水傻了，她什么都没买！“你……不是不要。”

“但你不会不买。”声音已在餐厅里。

她站了一下，然后把买给俊佑的木偶拿出来放在茶几上。她是不指望俞满意这小玩意儿的，连俊佑也未必稀罕这东西。

洗漱出来，木偶已经从茶几转移到餐桌上，显然俞羲丛已经观赏过。她双手拨鬓发，客人似的在餐桌前坐下，看着菜无话找话道：“四菜一汤？”俞不搭言，递一双牙筷给她，然后拿起木偶：“不错，谢谢你！”他由衷道：“知道你有心！”

水脸红了。

俞转身走开，过一会儿回来，手上有东西。他走到她身后，以对面水晶墙为镜看着她，双手绕过她胸前，一串镶金丝的红宝石珠链便妥帖地伏在她雪藕似的颈项间，雍容惊艳、熠熠生辉！

她为镜中那精芒四射的红宝石出神间，俞羲丛的唇轻轻落到她发顶，“喜欢吗？”他的声音是一线忽明忽暗的影子，耳朵是听不到的，只有心可以听到。两人双目迷离潋潋，于镜中相视，竟似隔着千里万里，突兀地生出星河遥望的错觉。

水渐渐将眼波从镜中那双深邃的男人眼上移开，移至颈间璀璨的晶光上。她说话，声音低回迷幻如丝如梦，“宝石已经很美，又用金丝裹缠，是谁想起这样迷惑人的？”

转眼看见俞忘情凝视的双眼，那满眼的碎石晶星溅在她发梢额梢，盈盈仿似能言会语。她冥冥受蛊，不知是宝石烈光作蛊，抑是镜中这幽深灼热的眼作蛊，

她生出了此景梦兮雾兮的蒙昧感。有一种诚恳的温柔从这个男人的身上潺潺泻出，让她更是恍惚，想究竟婚姻二字不可小觑，即使它掺杂太多利益的杂质，但它依然神圣，便是俞羲丛这样风流不羁之人也敬畏。想到此，烟水迷茫的双波不觉垂下去，轻轻道：“好看！”

俞羲丛做的菜很香，色香味俱全，二人小酌对饮，异常和美。吃罢饭俞收拾碗碟去洗，水不好闲坐，跟进厨房。俞捋起袖子，大手伸进水池，“哗啦啦”，碗碟在他手上转，十分利索！

看他活儿干得有样，水不禁笑了，说：“真看不出来！”

俞呵呵一笑，他告诉水，他九岁出国，虽然国内有不错的家庭条件，但在异地独自生活不是有钱就万事无虞，学会做小事才不会遇急挡手。这样，他说起了国外的生活情景，絮絮叨叨的，他的声音和着哗哗洗碗声。水一边聆听一边帮他接碗碟递纸巾，尽量地打着下手。

忽然有了居家的味道，她渐觉馨暖，这在婚前是没有想到的。

这一夜，连俞在耳脖处的轻啮、小口小口地啃吃，似乎都可以接受了。

他特别特别贪婪，尽管激越中包含着一点点爱护，却是难抑亢奋。刚刚接触床第之事的她不高兴俞在这方面的娴熟与老到，但她无声地接受了。俞太太的身份桎梏着她，这个身份不允许她拒绝。

这一夜她睡得不好，她内心有隐情，必须要在俞羲丛醒来之前起床——最近发现自己的毛病又来了。哦，想到自己的毛病，她无奈到想哭。晨间睁开眼时下意识去摸身下的床单，还好，是干的。她长吐一口气，但仍是不放心，要起床好好看看，便摸索着起身，却被俞的大胳膊揽住了。

“不起这么早，你累了。”他指的是晚上的床事太频了。他的气息在她耳旋处，痒痒的，那么轻软，却把她吓住了。她忽然一动也不敢动，如匍匐的小猫，绵软无骨。

俞的大手把她绵软的四肢妥妥舒展开，搂到自己怀里，让她严丝合缝地紧贴着他的身体。肌肤相溶，他一阵阵滚烫起来。

这种灼烫让水不由得怦怦心跳，仿佛亟待就有惊天大事要发生，忽然，俞翻身而来。她的身体骤间由侧卧被扳到仰面，她一惊，双手陡地抓紧了被单。

俞羲丛的吻，温柔地落下来。

【3】

俞羲丛忙，此次回国只能待两三日，行程已定。头一日携水去看望南京的奶奶，之后到上海参加一场公益晚会。

他们到达南京禄口机场时，已经有专车来接候。

哦，南京！

水一踏上这片土地便攥紧了手心，坐在车上望车外飞驰而过的景致，她眼中渐渐起了一层雾。她一直不敢走进这个城市！

“来过南京吗？”俞看着她侧脸。她脸上飘着几丝碎发，梳着韩国女子那样浓密松散的发辫，脸躲在乌发中又小又白。

水半天没有回过头来也没有说话，只怔怔地望着窗外。

“是不是晕机？”俞的手覆上去时，水惊了一下，思绪回归，茫茫然地张着大眼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俞拿开手：“问你来过南京吗？”

水看他一会儿，竟没有答话，转脸又望窗外。俞忽然想到水父的履历，印象中水父曾在南京任过职。

想到这俞笑了，“你自然来过，你父亲在这边也大概有五六年！”

水只管怔怔地看着窗外，仿佛梦魇般轻语，“那时……我还没有出生！”

俞一愣，再一想，确实是。

可是水的声音里有一层莫名的伤感，他感觉到了。他转头再看了看水的侧脸，不明所以，却没有多言！

在南京驻留一日，第二日赴上海，颁奖晚会就在这日晚间。这样的场合水未曾经历过，坐在上宾席位有些不适应，加上新婚的他们是镜头追逐的焦点，不时打在脸前的镁光、隐隐频频瞟来的好奇眼眸叫她心下不由起郁。整场晚会她不晓得主题是什么，众多明星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叫人眼花缭乱。唯独留意到的，是一位一线当红明星，结婚时俊佑给她在网页上看过这位明星与俞羲丛的牵手照，本人比照片漂亮，S形的身材袅然出彩，做人部位几欲穿透轻衣，喷薄而出。望着

台上的美人，她心中掠过一阵尖锐的尴尬，心叹：俞太太的身份不好当啊！换作前些年，她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想象自己的婚姻生活会这般“多彩”！流言飞语就罢了，还得直颜面对；直颜面对就罢了，还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故作不屑。不过她倒是真不屑，或者说她自结婚那日起便做好了不屑的准备，对待身边人事，她惯以漠然观者的态度应对，这于她来说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韬略，错不了的。

如此从容，俞羲丛却依然洞悉她兴致不佳，不时偏过头来关照几句。他和她说话，她微微侧脸倾听，温和微笑朱唇轻启。别人看来，二人似在喁喁私语，新婚甜蜜且相敬如宾的和谐之态是做足了。

晚会的最后环节是有请俞羲丛与某部长为获奖者上台颁奖。

“我去去就来！”俞按了按她搁在腿上的素手，起身，在礼仪小姐的引领下成熟得体地走进恭祝喧闹的乐声中！他气场犀利，在舞台上出现的一刹，周遭人物乍然晦暗，连灯火镁光都远不及他辉煌夺目。他与获奖者握手致意，只轻轻展颜，竟高贵有如神，瞬间与台下众生隔了星河九天的距离，高高在上，王气东来！

台下注目的水轰轰然冒出一股高远与茫然。一片不真实，从心头猝然掠过！这是她的丈夫吗？她的眼睛不由渐眯，心一截一截地陷入迷茫。这茫然一直延续到晚会结束，他们坐上车，逶迤豪车徐徐行驶在灯火璀璨的夜上海。她望着窗外的流光溢彩茫然出神。

天才童年、惊艳少女、富足家世，一路走来，她的生活无不伴随着看似光鲜的表象。这表象掩饰了一个人的真实内幕，它们像这窗外晶莹的夜景，夺目的表象后面隐晦重重。而现在的这份婚姻又步前尘，表面看来它是何等光鲜得意，全如刚才舞台上那般辉煌耀眼，而事实上，它瑕疵斑驳。虽然她尽力无视瑕疵的存在，可它们却顽固地附着在这份急匆匆的婚姻之上，像光滑人体上的一块胎癣，与生俱来。

与生俱来的东西你如何能将它剔除而去！她不禁叹息，轻轻地微不可闻地发出一声叹息。

俞羲丛的大手覆了上来，他察觉到了她那一声轻叹，“不舒服吗？”

水转脸，俞的眼睛在夜色的微光中正关切地看着她。她摇头，“没有。”

俞握了握她的软手道：“这样的应酬，我也很烦，可是，”他知道水今天晚上一直心绪欠佳，“该应景的时候还是得应！”

水点头称是，样子有些客客气气、有些人云亦云，连她自己都感到有些敷衍，心下甚觉不妥，试了试再说些什么，却想不出其他话头，索性不为难自己，

转脸继续望窗外了。

俞羲丛看着她忽明忽暗的侧脸，蓦然觉得心境疏离，清晰地感受到坐在身边的人其实隔着千里远——心远！

慨然间，手机响了，他看一眼，不接。电话再次响起时，他接通异常客气的一声，“你好！”水听得出这声客气的做作。

“太太不错噢！”一个甜美的女声。

水别开头，是识趣，也是不想听。

“谢谢！”俞声音未落，机盖已经啪地闭合，阻断了对方的再次出声！

他握着手机转脸向水，“明天去费城，一起走！”

“下次吧，所里下了课题通知。”水看着窗外答。

俞垂脸点头，并不勉强，只自言自语道：“其实你不是一个敬业的人！”

水并不曾听清，她望着霓虹兀自沉默，昨夜共进晚餐的馨暖遥遥远去，今日她觉得，这段婚姻可认不得真。

【4】

俞羲丛飞费城后，水从冷先生诊所开了中药回来。冷先生的方子她用了三年，之前是管用的，让她的毛病渐渐稀少，谁曾想结婚后突然又犯。她为此头疼异常，跟俞睡在一起提心吊胆生怕出事，逢着俞羲丛在外，她赶着服药调理，之间俞羲丛回来过几次，她的毛病倒也没泄露，不觉一个月过去了。俞羲丛在这一个月倒是回来过三四次，他的公司总部设在费城，这样往返来去着实频繁。婆婆某次来探望水时笑叹儿子变化大，说儿子过去很少回国，压根儿不惦记国内还有自己的妈！这话倒让水忽然想起自己的母亲，打从越南回国还没去看望过父母，真是犯糊涂。正打算隔日过去问候，恰母亲却先她来了电话，是唤她去大院儿聚餐的。

翌日过去时，她拒绝司机开车送她，自己打车去的。俞羲丛的117现在是她的专车，俞羲丛最看好的司机兼保镖何鲁也成了她的贴身跟班。会说话的沃原前些日对她说：俞董的树荫宽大，人马是多得很，但真正年长日久考验下来能放心

使的也就何鲁一个。而俞董现在是凡事都给太太您让出好的来，给太太的不能含糊。他自己却比往常简化了许多，他自己现今用的人总不如往日的何鲁妥帖。

沃原圆滑是圆滑，但这一席话却谄而不虚，说的也是大实话。俞羲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，对她这般，大概也是好意。但她大不赞同出出进进司机保镖的伺候着，露富自不必说，就是去父母家也恐是要叫人看着扎眼。

到了父母家已近中午，高干大院儿禁止外界车辆入内。她在马路边下了出租车，不知为何，陡地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。她下意识转头，没有人，四下静谧，只有一辆火红的跑车，泊在远处管制区的黄线外，看不到里边是否有人。她轻轻摇了摇头，为自己莫名的异觉感到诧异。

说也奇怪，她打小敏感，别人稍有嫌隙她能第一时间意识到，就是别人偷眼瞧她，也能第一时间感觉到。小时候她跟俊佑说起这种超常敏感时，俊佑撇嘴说她是在变相地夸自己长得美气呢。她从小长着一张惊人的好脸，只要她在街上一出现，定会招来眼光无数！

此时黏在身上的这种眼光绝不是通常的那类眼光，是什么呢？她说不清，但是很凉很冷。心心从小就知道眼光也是有温度的，爷爷的眼光暖暖的，母亲从背后投上来的眼光是冷的，她知道！

大院儿十分寥廓，院中有五六十座高干别墅。水行了十几分钟才接近父母别墅，向二楼窗户望过去时，猛地看到一抹一掠而过的影子，再一看，那里空无一人。她一怔，正要仔细去看，手机响了，是短信提示。她顿了顿打开，一个陌生号码，再去看短信内容，她的脸霍然暗了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我不想小看你，但他的阳物那么大，你的弱身条伺候不了他！”

她握手机的手凜然一颤，陡地起怒。虽认为这条短信是误发发错了地方，但她依然被这下流语气冒犯了。此时母亲从门厅远远迎出来，后面随着施施然的丹沁，她不好再为短信纠结，郁郁收起手机。但情绪还是差了，用罢午餐后，便推说惦记服药先走一步了。

她走后，余外众人坐下来闲叙，俊佑却去翻报栏，一边翻一边问母亲：“您又把晚报财经报收起来了？”

水夫人听到当没听到，只跟大女儿和丹沁说着什么。

俊佑很不满意地拿着一份党报坐回沙发上，一边拿烟一边抱怨，“掩耳盗铃！家家那么多报纸，看您都收了去……”

俊佑后半截话被母亲的眼睛瞪回去了。母亲不悦了，俊佑讪讪地靠回沙发上。